

责任编辑:胡文杰

新古体诗的实践与创新

——谈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再探索

□翟泰丰

我之所以在探索之前，加了一个“再”字，是因为贺敬之在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与美学探求中，始终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者、创新者，对新古体诗创作的探索、创新，是他在诗歌美学发展中多方面探索、创新过程中的再探索、再创新。他对新古体诗的探索、创新，具有新的历史意义。提出了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旧体格律诗，既继承其形式——排偶与声调和谐的基本法则，又突破严律的束缚，让中国传统的格律诗走进信息化语言的新时代，走进当代汉语的新时代。这个突破性的创新，将赋予中国古典格律诗以新的生命，让格律诗走向人民大众。

贺敬之之所以能够对旧体格律诗作出历史性创新，开拓新古体诗的诗体，不是偶然的。在70余年的诗歌创作史上，他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历经了跨世纪的艰辛，迎接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和历史性的辉煌。在跨世纪人生历程与战斗的洗礼中，积淀了深厚的生活阅历，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审美价值观。他学识渊博，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具有在诗歌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的宝贵的知识财富。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始终同人民忧患、喜乐的情感相伴，始终同历史的脚步同行。从而他的诗浑然大气，磅礴撼天。他在诗歌美学方面一直坚持独特的审美个性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美学风格。贺敬之的诗叠映浩繁，形式众多，多诗体相融相和，时空大跨度大交错，语言酣畅秀美，清丽隽永。跟随着他那饱蘸浓意诗情之笔，我们在他诸多自由体现代诗中，可以读到古典近体诗的韵味，嗅到形式排偶声调和谐的韵律。仅列《三门峡歌》中七言、五言句，已足可佐证：“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青天悬明镜/湖水映光彩”……在他自由体现代诗歌语言中，我们还读到大量的回环、叠声之诗句，以及和谐对偶的韵味，音乐节奏的吟唱，可见诗人在跨世纪漫长的文学生涯里，在自由体现代诗的创

作中，早已和中国历代传统诗词相融合，开创了自由体现代诗民族化的历史新篇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创作了大量新古体诗，这是他在 中国诗坛跨世纪诗歌美学探索创新的历史必然。这个创新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创建了中国诗体的又一个新形式，为中国诗歌发展开创了新道路，使两类千万计的自由体现代诗与中国传统古典近体诗创作者相融合，给了中国诗坛以新的生命力。当下，自由体现代诗和古代近代诗（含新古体诗）两种诗体形式的创作队伍，各有千万人，只要两者相融相合，何愁我国诗坛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一，开创新古体诗的发展道路谈何容易。在我国近百年史上，对诗体曾有过多次大争论，时至今日，争论仍未绝止。主张“勒马回疆做旧诗”的仍大有人在。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固守旧体律诗诗体不变，还是既继承古体律诗的基本法则，又要容许创新发展，既承古又不泥古。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诗词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典范，并倡导“形式是民族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呼唤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诗体。许多主张创新发展的前辈诗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求索，并留下了许多好评。但是由于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始终没有形成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诗体，更没有开创一条新古体诗创作之路，争论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缺少实践的探索。

贺敬之在20多年的新古体诗的创作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新古体诗创新发展之路，深受主张古诗诗创新发展的广大诗人的欢迎，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古体诗。

第二，贺敬之在新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创作了一大批承古不泥古的新古体诗。在他新古体诗创作实践和理论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所谓“承古”，即在句、字、声、韵方面，基本上是继承古体诗排偶与声调和谐法则的；所谓不“泥古”，即在声调音律上不求“严律”而

传记不完全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人，谁接触它，谁就在接触一个人，因为它会引起人性的共鸣。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薛昌津的回忆录《屋檐水点点滴——一个家庭的百年风雨》（以下简称《屋》），一改过去回忆刻板堆砌、平铺直叙、流水账式的见闻记录，而是“笔锋常带感情”，真挚地呈现了父母、兄弟和自我命运的跌宕起伏、坎坷磨难；传主作为亲历者，饱满深邃、如泣如诉地既写出亲人的外在经历，又写出自己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真情实感的告白与倾诉，打动了同时代无数见证者。薛昌津的这一直抵性灵、感动人心的回忆录，无疑开启了回忆录写作的新路经。

回忆录，这一传记类文种中的亚自传，在恪守“自传契约”的同时，必须兼顾读者的接收效果。传主、传记、读者是一个循环互动的有机体，若传记文本不能启示、激励、温暖读者，就不可能称之为“好作品”，因而也不可能有“好效果”，对作品而言，好效果是硬道理。

传记的好效果应该是传记家为之呈现的真诚、真情、真相。为此，传记家必须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不属于任何别时代。传记家自身的亲历性能更好地遵守传记的真实性。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生灵涂炭、喋血千里，无论家国都承载着巨大悲剧。薛昌津1934年出生在重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之家。她8岁时，父亲背叛母亲，在抗日前线另娶妻室。她与哥哥寄人篱下，母亲带着弟弟以教书度日。重庆刚解放，她与哥哥一起参军，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作为文艺兵的她冒着炮火硝烟为前线官兵巡演、救护，并荣立三等功。1954年转业后，又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们一家6口命运多舛，家中的3位男性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入人生低谷，甚至屈死他乡。

被厄运笼罩着的这一家人，最为令人敬佩与感动的是母子情、兄妹情、姐弟情，一家人相亲相爱，永不弃。即便在逆境中，心中的信念与理想从未泯灭。最终，薛昌津的父亲、哥哥、弟弟都得以平反。他们一家人都曾满怀激情地想着“一贯有益于人民”，想着“献给您，亲爱的祖国！”那种高尚、美好的情怀即便经历狂风暴雨、万千劫难依然初衷不改。耄耋之年的薛昌津在参军60周年的老友聚会会上，深情地说道：“无怨无悔啊！我们的赤诚一如既往。”

“王者之道，化之。”传记除了使英雄豪杰名垂青史，它的另一重要功能便是激励、教诲。那些灿若星辰的传主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罗曼·罗兰说他写《贝多芬传》，目的是“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梁启超运用传记“新民启智”，改造人心，引发每个人的“内发力量”，从内部来启发生命。

薛昌津的《屋》真诚、动情，仿佛捧着一颗真心向我们走来的慈祥长辈，没有说教，没有抱怨，有的只是感恩、无私的心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吾心既宇宙，宇宙既吾心。”薛昌津的人生可以诊治我们时代的“心病”。因为“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可以从薛昌津的回忆录中获取精神的力量，对抗我们生命中的魔性。

薛昌津的父母、丈夫、哥哥、弟弟都已驾鹤西去，而她对往昔真切回忆，使那些长眠的亲人能够栩栩如生、和蔼可亲地重返人间。弟弟薛昌洪曾在给姐姐的照片背面写道：“弟弟永远需要姐姐”。这位有着文学天赋，在尘世仅仅度过30年的北大学子，正是因为姐姐的回忆录而重新复活。薛昌津的回忆录赋予家人和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以别样的生命姿态，永远存活在历史的天空，同时，也使他们有尊严地、独一无二地、绝不仅有地存活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心中。“人生皆戏剧耳！”这是薛昌津父亲在新婚照片背面的题字，一语成谶。晚年时，他希望破镜重圆，给薛昌津母亲的信中写道：“几十年过去，我没说错吧？”千真万确，真正的人生比小说还传奇。我们的传记应该回归，回归人性、真诚、真相。远离抽象化、脸谱化、“高大全”和歌功颂德的弊端。

保持原本就是对自我的最大保护。薛昌津的《屋》感情深沉，使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读者眼前跃动。我们感到到那代人对祖国人民的赤子情怀，也为她哀婉无助的哭泣动容，为她的挣扎、不屈、向上，“磨砺出精神”而叹服……虽然这是一本平凡人的回忆录，但她闪着精神的光芒走向我们、温暖我们，她与我们同在，从此不再远离。这就是传记的魅力：一个女兵的回忆，一个世纪的回响。

一个女兵的回忆 一个家庭的百年风雨

——评《屋檐水点点滴——一个家庭的百年风雨》

□李健健

不

且听那一声叹息

——读海飞的小说

□王祥夫

读海飞的小说，令人激赏的地方首先是其朴素而闪烁的语言，海飞的小说语言多是朴素的白描，只三言两语，人物往往便是立马凸现在纸上。说到小说语言，朴素不容易，朴素而精到就更不容易。记得早几年有一期《青年文学》，海飞是封面人物，哪一期记不清了，那一期海飞的两篇小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篇名分别是《菊花刀》和《棺材梅》，题目内敛着腾腾杀气，而随着阅读，明显感觉到这腾腾杀气一刀一刀直刺现实生活肌腠，凌迟着那让人无奈的生活，小说如此，海飞的名字亦让人恐慌，想一想，天空上悬着一个黑沉沉的海是什么效果？而真正见到海飞是在富春江上，大家在船上谈文学，是夜里，江面一片漆黑，两岸点点灯火，已不是乘船夜游的季节了，甲板上的风很冷。再一次，是在西湖边上，荷花已经开谢，桂花则刚刚兴起。

海飞的小说像是特别适合改编电影电视剧，读他的小说就像是行走于闾里巷尾之间，又像是打开了一个魔法的故事口袋，故事、人物、场景会从口袋里源源不断地飞出来，东西很多，交织着，纠缠着，很浓稠。读这样浓稠的小说你一定要把心情和速度稍稍放慢一些，否则会忽略一些东西，海飞极善于把当代底层人物的生活和情感，事件和人物交织在一起而呈现给读者，海飞的小说状态也一如当下生活的纷乱和纠结不清。小说能把当下的生活表现到极致，也体现着作者“国手置棋，置者明白，观者迷离”的写作功夫。说到海飞的小说，新时期以来的底层文学大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而海飞却是城市底层生活的关注者。有一句话是这样总评海飞的小说集《像老子一样生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我把这句话稍做改变，则应该是：“在海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影子。”这其实是解读海飞小说的最好钥匙。海飞是一位有悲悯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匍匐前进的作家。说小说而言，评论家张艳梅说过，“思想价值并不意味着就是现实批判，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存在疑问，探究人类的存在困境，打开被遮蔽的历史，洞穿伪装过的生活，从人性的深渊领悟到禅喻，从破碎的感性升华出理性，体恤世界的孤独与生命的荒凉，珍视美好的情感和爱的家园。成长的、心灵的、精神的、命运的、灵魂的、历史与现实的、伦理与文化的、都市与乡村的，每一种追问都纠缠在生活镜像之中，关键是如何切近问题的核心，以何种立场把这一切呈现出来。”海飞是以何种方式和立场？海飞的小说的一大特点是他自己从来都不站出来说话，而是把真实而混乱的生活展示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说，在这里，“去说”不如说是“去想”。海飞的小说善于促人分析和想象。

海飞的小说似乎有一种磁力，能把读者三言两语吸住。如他的小说《像老子一样生活》，其中有这样一段，只不多几句话，人物关系与人物性格便一下子跃然纸上：“国芬不再理婆婆，婆婆得了老年痴呆，有时候很清醒，有时候又很糊涂，经常把弄堂里隔壁邻居晒着的衣服收回来，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自己的箱子，为了这事，邻居没少跟国芬说过，她们不好意思发作，只好说：真当麻烦，真当麻烦。国芬没有理婆婆，婆婆又轻声说：国芬，你是不是要去勾引男人啦？国芬望着门口的雨，找了一把伞，重又走到门口，才脸上挂着坏笑的婆婆说，老子就是要去勾引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吗？婆婆一下子就愣住了，她很响地叹了一口气。国芬笑了，她撑起伞走进雨里。”海飞小说的叙述方法有十分强的蒙

太奇效果，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地摇过来，中间几乎没有叙述者的交代和点评。让人感觉是在看画面，而不是在听一个人讲述故事。画面之外，人物的性格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会特别立体地呈现出来。再如《我爱北京天安门》中的屠向前的，人物性格只通过几个小细节便一下子立体起来。海飞的小说，铺叙往往不多，但节奏来得都相当麻利，节奏可以用“麻利”二字来说吗？在海飞的小说里可以这么说，海飞小说的语言是手脚麻利，利落而朴素。人物与场景均如电影镜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在海飞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往往层次十分丰富，人物内心的景深很深。《我爱北京天安门》中的屠向前，表面看粗鲁暴躁，而内心却十分细屑。如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层面一层层地剥离，我们将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我想一个演员如演这位屠向前，小说的描述会给他最好的表演启示。在海飞的小说中，人物的出场收场，或一个人物怎么展开他的活动，都十分利落精彩。这与海飞的叙述功底分不开。海飞的小说语言是朴素为底，而往往又回到精彩的诗般的语言为之增加亮度，如“灯光把雨的样子，照耀的更加像雨”。又如《像老子一样生活》中的那个卖鱼的桥桥，“因为整天的杀鱼卖鱼，身上弥漫着鱼腥味，人仿佛就是一条直立行走的大鱼”。这个名叫桥桥的人物给读者留下只因几句话的描述就十分深刻的印象。说到小说中的叙述语言，朴素的语言如果一直朴素下去往往会让语言发灰而缺少应有的亮度，而海飞的小说语言往往会适时地用一两句聚然一亮的句子让其亮快起来，如这样的句子：“国芬知道，婆婆过去有一个老情人，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婆婆把那张照片藏得好好的，有一次被国芬看到了，那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发黄的照片里露出淡淡的笑容。”

在中国众多的小说家中，海飞无疑是擅长写中篇的高手之一。如果跳过写作技巧不谈，海飞的小说始终隐含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抨击。时至今日，当现实生活与理想的矛盾无法再让作家构筑起精神的乌托邦，作家用什么来承载他们的社会理想？在海飞的笔下，很少出现那种远离争斗、亲情温馨、平和清谈的画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海飞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始终聚焦在两个关于人的内在悖论：一是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抗争与吸涉；二是理性意识与疯癫体验的剥离和整合。海飞小说的深度就在于，当一种集体性的非理性意识主宰着人的行为时，合法性的社会秩序和扭曲的精神状态之间会出现何种程度的尴尬？抽象的意识形态与具体的个体行为，权力与民主之间会是什么关系，虚伪的同一性，抑或真实的矛盾律？或许，这就是海飞小说中试图展开的真正文本。那么，如何使这种吸涉、剥离与整合在本文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现？怎样才能使故事情节的戏剧化因素和现实性因素融汇出超越性的精神跨度？海飞的很多小说，尽管因为动态叙述和个体话语简罩使得小说文本在人性的强度发展上往往不够，而由于当代中国处于剧烈的转型期，经济、社会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又没有形成，于是置身其中的人们便难免感到尴尬与无所适从。海飞小说的好处，就在于具体而微地揭示出了这一精神困境。

海飞的小说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海飞的小说属于当下，好比是一把刀，总是能够锋利地切入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一下一下地凌迟着我们周边那些纷乱而令人无奈的丑恶和丑恶的无奈。海飞的小说又是悲悯的，读他的小说总好像让人能听到那一声声的叹息。

且听那一声声叹息。

林涛能诗，工词，善赋，专译，长于联，精于文，娴于歌词，近日又推诗文专集《草野行吟》。

何谓“草野”？草野即民间。可见这部专集中的作品均是林涛退休离职、“适彼乐土”、重返民间之后创作而成者。同样是“行吟”，但它全然没有屈子或泛舟汨罗、或颠沛洞庭行吟的悲戚、萧然、绝望，而是充盈着烈士暮年的“壮心”、晚霞满天的情怀、朝花夕拾的恬淡，浩然正气、清气、豪气、大气、朝气、生气跃动于章章句句之中。这些篇什有古体诗、新体诗，有词、赋、檄文、散文、序跋、题记、楹联，不一而足；其题材广涉忆旧、读书、交友、游历、感时、怀人、咏物、记事，丰富多彩；其内容大多为“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所想、所悟、所历”之事的记录和学习心得”（《自序》）；其目的无非“一是作一种文化交流，抛砖引玉；二是作为一种心情的沟通、交融、互勉、共励”（《自序》）。

我读《草野行吟》，感受最强烈的是其志、气、情，而且均是大气、大气与大气，掩卷不吝于江州司马听琵琶，“如听仙乐耳暂明”，亦不亚于蜀中状元扬升庵观大江，满眼波涛滚滚东逝水，令人振聋发聩、神清气爽、热血沸腾、誓顽起顽，足称为当今诗坛文苑吹来一股浩荡风，在云南文学界独树一帜，诚为“文”与“质”的最佳结合、“情”与“采”的相得益彰，更见作者相当的生活与知识积累。

所谓“志”，亦即“在心为志”（《诗·关雎序》）。心是意志，心是思想，心也是心思、心意、心志之谓。故，“非唯志，学者鲜”，诗文者更鲜，而《草野行吟》贵在表现了作者远大的志向、坚定的意志、高雅的志趣、高洁的心志、美好的志愿。这与他天性善良、忠实刚毅、不断精进、谦虚好学、胸怀宽阔有关，更缘于他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坚守的共产党员。我们从《草野行吟》中可以见照的是他的思想高度、认识深度、品性纯度，以及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战争条件下还是在和平建设环境里，无论是在岗位上还是在告老还乡之后，他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国事家事天下事，治心审虑萦心中”（《退休吟》）的品德、宽阔胸襟和精神境界。没有这种共产党员的党性与中华古今仁人志士、英雄模范的精神道德遗产的有机结合，断然不能有这部作品的豪情壮志。且看这些诗句是怎样彰显这种思想、精神、道德化境的：“少年情怀从不欺，浩如玉壶甘如飴”（《校园杂咏》）。这既是对青年的勉励，更是作者心迹之自白；“告老还归平淡中，不必在意昔日风；爱人不必求人爱，身稳意定看云舒”（《退休吟》）。这是何等的洒脱与淡定！那“一鸣拔剑志士惊”，“不会阿谀事权贵，不逐名利无愧心”，“不会婀娜展多姿”，“生与世无争”，但求司晨为人间，“迎旭报晓第一声，引得百鸟竟和音”（《鸡》）的雄鸡，不正是作者的肖像画吗？而《登高望远》《信仰之歌》《永远的忠诚》《真的猛士——献给张志新》《伟哉中国人》等作品，则让我们寻找到了作者立志、立心、立德、立品、立功、立言的终极努力：永远爱党爱国爱民，坚持真理正义原则，坚定理想信念追求，坚守良知道德责任，不懈学习奋斗奉献。

关于“气”，曹子建云“文以气为主”（《论论文》），亦即惟其有气并“气盛”，且气正、气清、气豪、气壮，才能产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感人力量。《草野行吟》中的各式作品，都充盈着生活气息、民族气节、英雄气概、行动气象、无私气魄、中国气派，罕见儿女情长，绝无小资情调，拒绝无病呻吟，一扫消极庸俗，提振的是人的精神，鼓舞的是人的斗志，张扬的是人间正道，释放的是社会正能量，令人回肠荡气，俯拾皆是“正气歌”，满纸但见真善美。其中，《正告“台独者”》言之灼灼，气势凛冽，痛斥“两国论”，尽批卖国贼，详述“一国两制”好处多，呼吁台湾同胞“归来”，“同发展，共相携，一个中国前程灿”。那“早收心，早死心”之警告，那“挟洋自重人格低，切勿利令智昏皆眼看人低，我国威军威不容轻，民意从来不可欺！领土主权岂容分，维护祖国统一，更有我亿万儿女、威武三军”之辩，字字雷霆万钧，句句排山倒海，直捣“台独”黄龙府，颇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气宇不让陈子昂之《讨武曌檄》。除此之外，《看《暗战》忆白卫还击战》《遥望钓鱼岛》《南海感事》等亦篇篇呼唤和平、反对不义战争，充满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英勇气魄。《中华民族歌》《中华健儿迎奥运之歌》《长相思·神六飞天》《上海国际世博会》等一叹三咏、气韵生动，由衷歌颂了伟大祖国灿烂的历史、辉煌的文明，以及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的盛举，神六飞天的伟业，极大地鼓舞了中华儿女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抗震救灾吟咏曲》《醉花间·抗震救灾》等所表现的更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衷共济、多难兴邦的豪迈气派。虽然有的诗句貌似口号，其实却是警策，催人奋发，促人沸腾，令人心雄胆壮，气吞山河。

“情”在《草野行吟》中主要表现为“感恩之情、感激感恩之情”（《自序》），而且它们有的厚重深沉，有的温润柔曼，有的细腻纤巧，有的洪波汹涌，有的春雨潇潇，有的粗犷龙行，将“亲情、友情、战友情、同志情、同学情、乡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我爱我的祖国，爱她的山川、湖海……爱她的一草一木，爱她的风土人情、悠久历史，爱她的一切。作为中国人，我是引以自豪的。中国梦，就是永恒鼓舞我们、激励我们追求真、善、美的光。我坚信党会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我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山高水长。我感恩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他们的理想信念永远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人。我感动乡情、亲情温暖着我……人类的真情，鼓舞着我，宽慰着我，友爱着我。我真诚地对待这一切，珍视着这一切，热爱着这一切。任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它都一生相伴相随”（《自序》）。作为对这段表白白注释，《题建党九十周年》《满江红·国庆六十周年感赋》《新中国六十年阅兵赋》《中国结》《国殇》《联想港澳台》等，抒写了作者浓浓的党国情怀；《悼倪恩》《怀念三伯父蒋永寿》《观芊芊孙女学琴》《看孙儿海泳》《母亲的怀念》《挽岳父、亲母》中的亲情令人感动；《随机调研随感》《江城子·答潘灵兼怀刘夫子建华》《中秋忆道潜》《赠友人》等表现了真挚的同志情，纯洁的朋友情；《忘不了的岁月忘不了的人》《唐多令·战友聚会》充满了战友的一往情深；在《致国同乡》《北外英文系65级同学会》中，我们照见的是同袍之谊；从《游塞班岛》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人类情怀、世界意识，以及对侵略战争的声讨；于《呈文勋老》《咏聂豪先生》《悼念柯若老师》中，我们足以享受人文纯洁情；自《桥头堡》《云南放歌》《云岭浩歌》《彩云歌》《红土高原，你伟岸挺拔的汉子》里，我们可以品味他浓浓的乡情、对三迤大地的爱情；而《感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亲人——刘平楷烈士诞辰110周年祭》《杨善洲之歌》《献给江姐》等，所表白无疑是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心、缅怀之情。在林涛那里，这林林总总的感情催生了无数的诗情诗作。它们绿意盎然、五彩缤纷，却一直处在可控的状态而不滥觞；富有金玉之质、兰桂馨香但不庸俗平淡。这是因为它们保持了真诚、纯洁、高尚、雅致、笃实的质地，并与政治性、革命性、党性、思想性、知识性、审美性以及世情、国情、民情、人情水乳交融，造成了独具特色的《草野行吟》诗性、诗情、诗意、诗味、诗风大观。

《草野行吟》在艺术上有许多特色，比如赋、比、兴兼备，或直抒胸臆，或以他物比此物，或以某事某物引起所咏之物等手法，他都创造性地作了运用，尤以象征手法最为娴熟。这在《绿叶礼赞》中最为精彩。作品中，作者不歌满园红花硕果，不赞地卜错节盘根，却把普通普通的绿叶从形、从性、从色、从质、从品层层描绘透现，并将它与松、竹、梅、菊、杜鹃相比相偕，以绿叶喻仁人志士、共产党人，高唱的是淡泊、平凡、高洁的品质，奉献、专一、至死不渝、始终如一的精神，不趋炎不附势、不沉沦不易性的诗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风采。这部作品集另一个大亮点是大量的历史典故入章入句，显示出作者的雄厚才力与学识，使有关古诗诗词联文平添古色古香及力量感，充分表明古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王渔洋诗话》）之论有谬，诗文完全可以与学识、诗理珠联璧合。尽管有些作品特别是古体排句、律诗、绝句、楹联、词之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还有进一步求工之余地，但我仍以为《草野行吟》是一部难得的“行吟”大作、“修身养性”教材、“精壮神爽”良药，值得推荐于社会各界。

磅礴乌蒙 壮歌滇云

□白康胜